

# 有一种蕨,叫“鼓岭”

■小山

蕨类植物,我们都熟悉的,谁会不认识几种蕨草呢?从小到大,或者在乡村,或者在城市,墙角、屋檐,山间、沟谷,平常人能看见这种植物的地方,真是很多。有点文化根底的人,还会知道几句咏蕨的诗句吧,比如“簪竹荒茅五亩余,生涯山蕨与泉鱼”。

记得小时候,早春芽叶萌发,我跟着妈妈上山采野菜,蕨菜是北国之春里的珍稀野菜。那些挎着杏条筐早早搜寻山野菜的妇女们,看见一片蕨菜出现,都会喜不自禁。蕨菜被看作山野菜之王,家家爱吃,不但当成口福,还叫蕨菜是长寿菜,有药用价值,所以春天采蕨菜是一大乐事。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初见刚伸出地面的蕨菜,觉得好玩,不像大人那样立马采摘,会折断几根拿在手中玩,它很像握着的小拳头,憨憨可爱。长大后到过一些地方,听过蕨菜也被称作“小儿拳”或“拳菜”的,觉得很贴切。

今年三月底,我去鼓岭小住几天。每天晃荡在山坡上,这个时候也有刚破土而出的“小儿拳”。我在南方生活后,几乎没看到人家采蕨菜吃的,就连菜市场上也极少见有卖蕨菜的,可见南方青菜太多了,根本不会太拿山野菜当回事。满山遍野的葱茏之绿,蕨菜也在其中,只是被当作山野杂草罢了。

鼓岭上,蕨草非常多,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我问当地人:“蕨类植物是不是鼓岭上最多?”有人随口说道:“多的是!”有心人则告诉我,这里蕨有几百种呢。科普一下,蕨类植物两亿年前就生长在地球上,比恐龙还早,也是恐龙的食物。存在了这么长久的植物,生命力之强不言而喻。确实,鼓岭上的蕨形态各异,种类繁多,成为鼓岭一景,就像绣球花在鼓岭一样可以引人瞩目。然而,喀尔西习以为常了,便不觉得珍贵。尽管成片成群的蕨草在你眼前出现,迎风摇曳,煞是好看,但是,如果你一点儿都不敏感了,甚至视而不见,你又能说出多少蕨的美妙和奥秘呢?

我客居的民宿叫“岚筑”,距离著名的“柳杉王”,三两分钟就能走到。岚筑的主人刘先生饭后把我带到一丛蕨草前,问我见过这样的蕨吗?初看我没察觉出来有啥特殊。刘先生就蹲在那里,耐心地把蕨草的叶子用手掌仔细托着,让我认真看蕨草的细微:叶片的态势啊,叶尖的形状啊等等。经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蕨类之间的差异性。这时,刘先生手指给我看一个指示牌,上面有这样的文字:“这个蕨名叫鼓岭”。大字下面是四五行小字,清晰地写明了这种蕨类何以英文名字是“Kuliang”——尽人皆知的“鼓岭”英译写法。

我像个傻瓜一样,一个劲儿问:“真的吗?真的吗?”

刘先生一字一句读出牌上的小字:“这蕨最先端的叶片比其他叶片来得更长,像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它的学名叫‘鼓岭渐长毛蕨’,又称细柄毛蕨,金星蕨科,毛蕨属,学名: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uyn) Nakai var. Kuliangensis Ching。注意到了鼓岭与 Kuliang 吗?一百多年前植物学家发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但在鼓岭上漫山遍野的美丽蕨类,于是就用鼓岭进行了命名。”刘先生慢慢读完了,我瞬间觉得长了学问!对童年以来司空见惯的蕨类,一下子产生了新奇感,于是我忍不住向刘先生求教。

看到了岚筑藏着一个“蕨园”——哇,好多种蕨草,各自单独被养在一个大碗里,每个大碗的蕨草上方都配有一个说明文字的塑料展板,上面标示了这种蕨的名称,还有生长特点及形状形态的详细描写,连叶片和叶脉、根茎的样式也加以科学性质的明示。这个蕨园简直就是一个蕨类教学基地了,如果中小学生们来参观,一定会收获一堂满满的蕨类植物生物知识。这还不够,蕨园里还挂上了“蕨之诗”“蕨之典”“蕨之箱”“蕨之狂”“蕨之谷”“蕨之国”六个板块的详解,把蕨文化和蕨

传奇一网打尽,文艺性和故事性兼具,趣味盎然,让人啧啧称奇,这实在突破了我的常识框框,只能用心学习了。我马上进入考察蕨类的境界,一一辨认每一种蕨的独特的生长姿态。当天傍晚,我不惜力气到岚筑山底下寻找新生发的蕨草,这时候看蕨草的眼光大变,不再是寻常之物,而是因为“鼓岭”这个美好的名字,倍加珍惜了。

鼓岭上有百年老别墅的洋文化风采,也有柱里和山间各处的大自然风光,清风、清雾和柳杉成行等鼓岭特色,十多年来已成为福州文旅网红打卡之地。现在,由于蕨类,我更增添了一个看鼓岭的极好兴致——欣赏千姿百态的蕨类植物,尤其是叫“鼓岭”的蕨。

少年时代我对蕨类的感情大多是宋人黄庭坚那样的需求,“渴饮南山雾,饮食西山蕨”,或者跟村居人一样为果腹着想。即使成年后,山蕨和泉鱼的畅想,也逃不过生存之念。不过,从今往后,我对蕨类扩大了审美想象力,就把蕨草当作百合花或鸢尾花来欣赏,称其为“风雅颂”吧。

【闽都新谭】



【坊巷里弄】



## 古宅的花板

■鲁力

我现在住的是一个徽式小院。“青砖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这是对徽派建筑最为形象生动的描述,由此可见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标志,它类似马头的抽象外形给人以无限遐想。黑与白是徽派建筑的主色,属于徽州印象,让小院显得古朴沧桑。而马头墙与花格窗则是徽派建筑的灵魂之所在。

前几天到周宁去参观洋中村的明清古宅。除了观赏徽式古宅的布局、鸟墙黛瓦、马头墙之外,欣赏各式花板更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花板,顾名思义就是雕刻成花卉等图案的板,以木质雕板为主,主要用在古宅的门板、墙面、屋檐,特别是窗户外。南方与北方花板最大的区别,是动物、植物图案与园林布局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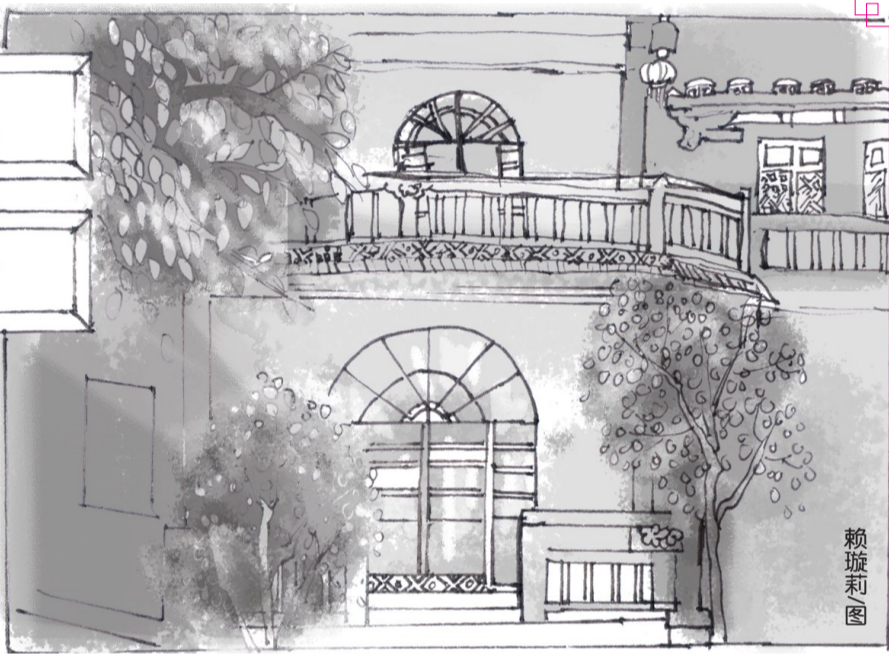
各地的花板都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几年前我参观过甘肃天水的胡氏古民居,它由南北二宅组成。南宅和北宅的主人分别是胡来缙和胡析父子,两人都是明代的名臣,所以其形制基本按中国传统民居的四合院形式构建。两处古宅的建筑布局、结构形制、屋顶脊饰、砖木雕刻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古宅的花板,经过几百年的风化,表面会有些许残缺,但基本细节都在,品味更好,美感更强。胡氏古宅的花板雕雕以

梅兰竹菊为主,梅高洁傲岸,兰幽雅空灵,竹虚心直节,菊冷艳清贞。除了四大名花之外,北方花板木雕,则是探春梅、刺梅、丁香、芍药、牡丹等北方花卉,轮番登场。另外,雕板上的人物,多数身着锦袍厚巾,一副北风凛冽的感觉。在宋代时,北方还盛行“荡秋千”娱乐,这也成了花板的题材。宋代文人僧惠洪诗曰:“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就是描写“秋千花板”的美。

这次参观的洋中村古宅,无论是主体建筑,还是彩绘、木雕,或是牌匾、楹联,都给人以惊艳的感觉,值得再三品味。那幅“座满春风”雕壁,中间以蝙蝠拼成的福字,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雕刻,使庭院中充满春天。古宅中的花板雕刻,更是独具南方风味。正如唐代诗人钱起诗赞:“阴阳雕刻花如鸟,对凤连鸡一何小。春风宛转虎溪傍,紫翼红翎翻碧光。”在花板雕刻中出现鱼、螃蟹、蝙蝠、乌龟、蛇等沿海特有的动物,还有茉莉花、水仙花、兰花、三角梅、紫荆花等南方特有的花卉。

在福州三坊七巷,如果说有特点的古民居,那非小黄楼莫属了。从塔巷一处不起眼的入口走进来,就是小黄楼的东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上下两层的藏书楼。整座藏书楼,既有中式的粉墙黛



赖璇莉图

瓦花格窗,也有西式的楼梯阳台拱形窗,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沿着鹅卵石小道,来到东花厅,可见一座堂馆式样的建筑,提额为“藤花吟馆”。东花厅的窗花以横竖直线的拼花为主,简约大方,透光性好。在花板的上下边处,镶嵌着一透雕着山水花鸟人物的花边,使花厅在大气之余更带有一丝风雅。廊柱上挂有一副对联“诗敲梅下月,醉卧柳边风”,如此充满诗意的诗句,把人们带到园主在此处花厅度过的某些美好时光。

花板是徽派建筑的重要构件。明清花板雕中常见题材,有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等素材,还有忠孝故事、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吉祥图案以及戏剧人物,如“鱼耕图”“福在眼前”“八仙过海”“麒麟送子”“蟠桃祝寿”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对未来的祝福与希望。明代花板大多以木质本色示人,少量花板会涂上一层薄薄的清油。而清代花板则更奢华多彩,不少花板朱漆描金,有的还加上蓝、黑、红、绿等多彩重漆,显得富丽堂皇。

在新买的旧宅装修时,儿子建议我们在客厅的两扇窗户装上明清风格的花板。于是,我到古玩市场去淘了两块明代的旧花板。其中一块花板,由两扇窗组成,两扇窗的窗扇上用木条拼出“喜”字,窗扇一合,就是双“喜”临门。窗扇底部由四组小花板拼成,一幅是红珊瑚簇拥着一碗金元宝,配着一幅兰花丛中一只朱雀;另一幅是两块由鲜花捆绑在一起的令箭,配上一只在花丛中的凤凰,寓意着“财禄双全”。用两扇明代风格的花板装饰客厅,果然平添了几许文雅之气。

## 琼河史传

【风雅闽都】

琼河又称“琼水”“琼东河”,不知名因何起,始建于何时。琼河纵贯南北,沟通福州城内外航道,自古为水上运输与贸易之要道。据《闽县乡土志》记载:“傍城而居者为河鳞铺,出城门过吊桥,则端应铺。夹道略有市肆,铺内有茶税分卡,对面有短基,曰河膝巷。望南直达河膝村,与河膝相连者为琼河村,则与水部分界处也。”这是对琼河位置描述最明确的历史记录。

琼河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福州古籍记载,南台的三十六曲水和直溪浦(东湖的分支)凿通形成直溪新港,美其名曰“琼河”。

郭白阳的《竹间续话》记载三十六湾:“一西水关引西禅浦江湖,凡三十六曲,至柳桥以达西河;一水关闸,引南台河潮,自河口直溪凡三十六曲,由水关入城,东西环合,是城中之水皆合潮也。”这段话说明南台江的三十六曲,与西禅浦东西环合。

情况:“南从江岸开河口通潮,北流至澳桥浦,遂通东湖,直如沟渎,号直溪浦。”南台江潮至鼓山分为二:南广而北狭,由北上者,入直溪浦;由南上者,涉洲尾,反东流而与之遇。谚谓:“南台江水颠倒流”,这段话说明福州城南河水流到澳桥。澳桥位于今福州市五四路口,西接东街,东连东大路。相传闽越王无诸时,澳桥一带四面皆江水,即直溪浦,因其地形如屋奥(深广的屋宅)故名,只能坐舟抵达。北宋景德元年(1004),福州知州谢泌将木构桥改建为石桥。北宋熙宁八年(1075),澳桥改为“通津桥”,后来陆藻为纪念谢泌又更名“去思桥”。过了澳桥,河北出锁港,无水路,但设水门,直溪浦水散入东湖。

《闽县乡土志》载:“新港,一名直溪。直溪,善溪之名,可对廉泉、让水。”又载:“台江四至界址,南行者,自新港起,过鸭姆洲,至万寿桥下,水程约十里而强。北行者,钓龙台起,绕五保七社,历尚书府,出万寿桥,水程约十里而弱。此南台江水程四至远近之略也。”

直溪新港位于河口尾。北宋以前,福州是一座水城,城内河流皆为导水,作用是灌溉农田,便利交通。当时福州城西、北两水关引湖水入内源,汇流趋直溪新港,而至于江。江湖与潮汐相通,绵延里数甚长。河流上皆建桥梁、设堰闸。

《闽都记》载,水部门之东,引南台江湖,自河口三十六曲,由水关入城。直溪浦与西禅浦环合,以萃风气。直溪浦直通东湖,受东北诸山之水,水流迅猛。明弘治年间,福建省舶府太监邓原凿新港,通大江,方便琉球贡船进入河口。这一做法导致南台三十六湾废弃,风水堪舆形家认为,开凿新港对福州不利。

明正德年间,闽县选礼科给事中谢贇上奏新港六害,请求填塞,以防海盗。弘治十一年(1498),福建镇守邓太监为了方便琉球贡使船直接到达福州城内,改造古代旧河,将上江地方(今仓山区泛船浦一带)凿成大江,名曰“新港”。虽然方便了番船往来,对保护地方却十分不利。

不久后,果然发生谢贇担心的海盗攻击事件。沿海海盗假扮倭寇开船顺新港河流至河口,烧杀抢掠,焚毁房屋殆尽。明万历初年,官方又疏通和修筑新港河道,想恢复通航,但遭到地方豪强阻拦,没有成功。

明万历十五年(1587),福州郡守汪铎再次筑堤坝开放。三年后,巡抚都御史赵参鲁采信民间关于开港不利言论,再次堵塞河道,后来又恢复通航,不久堵塞。

清康熙年间,清朝第一次复开直溪河道,不久河道又遭淤堵。清乾隆十年(1745),福建巡抚周学健第二次清淤通航,自路通桥起,至閩安门止,河道长八百二十六丈。清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台风带来暴雨,洪灾泛滥,福建巡抚潘思聪听从村民建议,第三次疏凿新港,直溪新港由此定型。

直溪浦河道稍直,但也有四曲,第一曲是打铁港的河流,第二曲为小万寿桥,第三曲高桥,第四曲象桥。直溪浦水向南流入下游马江,往上流入城河,是各处渡船必经之处。

今天琼河的名称是“琼东河”。琼东河往东是晋安河,往南河边有一座保安境五福洞仙爷庙。沿河南行走到火巷里,此地曾是风光旖旎的水乡,原有一座美丽的屋桥——燕桥,后被拆毁,河边保留三座庙:土山真君庙、三界寺、水仙庙。沿河再往前行,河岸上有一块牌匾

写着“状元境”,提及的是福州第一位状元元许将(1037年—1111年)。许将于嘉祐八年(1063年)中癸卯科状元,年仅26岁,文武双全,廉洁奉公,历事五朝,官至尚书左丞。当地人为了纪念许将,将此地命名为“状元境”。水运为主的年代,此地曾是水运交通要道、繁华区域。往南过龙庭路,河边有周爷庙,沿河到达群众路。

群众路边的琼河往东,到达群众路东,在此分叉,一边往东汇入晋安河,一边往南,称作“打铁港”。元康楼边的“打铁港”即琼河,河流在柔远驿前方50米左右转向国货路对面的万寿桥下。万寿桥下的河流被称作“新港”,即明弘治年间太监邓原开凿的直溪新港。

据《琼河史传》记载,琼河自北宋元祐年间形成南台港,河口一直是福州对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元代后期,福州与元大都的海上交通发达,陈友定的海船从闽江口及福清港口北上天津,运输元朝政府急需的大米、香料等南方商品。朝廷的使者经常往来于天津及福州之间。他们抵达福州,多在河口上船,离开时也是在河口上船。邓原开凿直溪新港后,河水直通闽江,琼河便有了新名称,即新港河,与闽江通流。

清朝,太监尚春建的木桥被鼓山涌泉寺僧改造为石桥,并称万寿桥后,这里的琼河又多了一个名称叫“万寿河”。如今本地人依旧惯称此河为“新港河”。河流自万寿桥下穿过,向右(向西)转弯后又出现分叉,一边在北变成达道河,一边往南被称作光明港。沿着光明港继续前行,到了新港街的新港苑。这里的河流都被称作光明港。光明港的河面最开阔,难得在闹市留下一片有别于都市的独特风光。

## 我的姨奶奶

■施晓宇

今年春节,我第一次在江苏泰州老家度过。住在堂姐施苏兰家,闲聊中听到许多有关家史的钩沉,虽说都是陈年往事,却感到无比新鲜。其中有一段关于我姨奶奶的轶事,我更是头一回听说。

姨奶奶的妹妹,就是我的姨奶奶。我刚刚耗时10年修好《施家简易家谱》,遗憾的是不知道姨奶奶的名字,连我父亲生前也不知道,封建时代女性在族谱、家谱里,大多没有名字。所以,我奶奶一直没有名字,只知姓刘,叫施刘氏,是江苏省东台县秦东镇罗村人,嫁给邻县泰县(今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茅家庄的施行贵,就是我爷爷。姨奶奶同样没有名字,也是罗村人。

姨奶奶年轻时,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在罗村附近挑担卖“担饺”,贴补家用。我的老家泰州一带,习惯把馄饨叫做小饺,吃馄饨就是吃小饺,挑担卖馄饨,就是挑担卖“担饺”。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姨奶奶正在罗村附近卖“担饺”,走到半路,一个陌生人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一边说“我认识你,你是罗村的”,一边匆匆把一卷文件塞进担子底层,请姨奶奶代为保存。他说:“这个事关几百号人的性命,不到我派人来取,务必不要暴露。”说完就跑了。过了一会,一队日伪军气不接下气赶到,问姨奶奶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跑过去,姨奶奶说,她指着相反的方向说:“往那边跑了。”

日伪军追远了,姨奶奶赶忙挑着担子回家,紧闭家门,在角落一根柱子旁挖了一个洞,把那卷文件埋进去。她不知道,她知道埋进去的东西关乎几百号人的性命,对谁也没有说,包括自己的父母。她一直等待有人来取这份文件,但是很多年过去了,始终不见有人来。一晃20多年过去,突然有一天,几个年轻人登门,索要那卷文件,说是某某人讲的,文件在她手里,姨奶奶就挖出文件交上去。事后才知道,姨奶奶再次救了那位陌生人的命。

原来,那位陌生人是一名地下党,后来参加解放军,立下战功,成为军区副司令。十年浩劫中,他被批斗,说他是叛徒,地下党组织也是因他叛变遭到破坏的。为了自证清白,他说到那卷文件,包括几百个地下党员名单,就藏在罗村我的姨奶奶手中。

有一天,官复原职的这位解放军首长坐着车,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来到罗村,找到我的姨奶奶,当面向她道谢。首长还向东台县县政府提出,像我的姨奶奶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大贡献的人,应该保证她的晚年过上好日子。于是,我的姨奶奶从一个普通农民转为城镇居民,享受社保,晚年衣食无忧,直至去世。

一个人的人生,确实会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得以彻底改变。即使我们后代连这位姨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但她依然成为家族的传奇人物。

## 点开,秒退

■大雄

“肯定社会的普遍评判方式是‘点赞’。脸书一直拒绝引入‘拍砖’按钮,这十分耐人寻味。”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在他的《透明社会》中认为,新媒体信息时代,“实际的价值仅仅根据信息量和交换速度来衡量”,“点赞”目的是为了减少交际停滞,是为了牟利。

在新媒体平台,要点开才能阅读推送内容,这个“点开”动作本身默认就是一种“肯定”,起码表明在看见时被吸引了。所以,点击量成为奖赏的衡量标准。

但这其实掩盖了某种真实性。点击是瞬间,退出也可以是瞬间的,但是人们看到的数据里只有点击量,而没有秒退量。“秒退率”关乎的是阅读感受和评判态度。网媒不同于纸媒,后者的阅读是平面的,文章从标题到大致内容,几乎同时可以扫过,明白讲什么,有兴趣则再细读;前者阅读是线性的,也就是推进性的,需要打开一个封闭的线头——点开标题,才能进入文本。这种设置导致“线头”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没人打开,它背后就是空城,就是无人的废墟。也因此,想办法让人点开,就成为了一种媒介技能。

起初这是新鲜事物,做出吸引的新媒标题被视为一种能力。渐渐地,很多成为套路,对“标题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技能有时就变成了伎俩,成为脸皮厚度的较量。点开之后,读者常常有受骗的感觉。当然,点开然后退出就是几秒钟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要知道,我们目前就生活在不断地点开与退出的网媒世界里,一天天累积下来,时间就浪费得多了,更勿论日复一月,年复一年。鲁迅先生若活着,可能又要痛斥这种“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了。

可是还不好抱怨,因为点开是你“主动”行为,谁让你的手指头要点呢?这让你更堵心了。堵心多了,就会精心,因为看到两件事:

读者是什么?当讯息的价值集中在点击量上的时候,那么读者的价值集中在手指头上,确切地说,读者就变成手指头的一个点击动作。至于读者的感受,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他们只是数据的工具。

“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了诱惑人点开,平台标题的制作其实就有些往“巧言令色”(话要说巧,包装要诱人)上走。这种方式正在催生人类的某种劣根性,以文字的欺骗与伪装作为起点,摧毁社会的好信基石。长此以往,人的好奇心与耐心将会耗尽,带来社会的冷漠。

秒退率意味着失望值,包含在被赞美的点击量里——没有秒退率的点击量,有意义吗?

【左海评说】

